

# 从贫困乡村翻至斑斓都市

## 陕西人艺话剧《生命册》在沪打开



第2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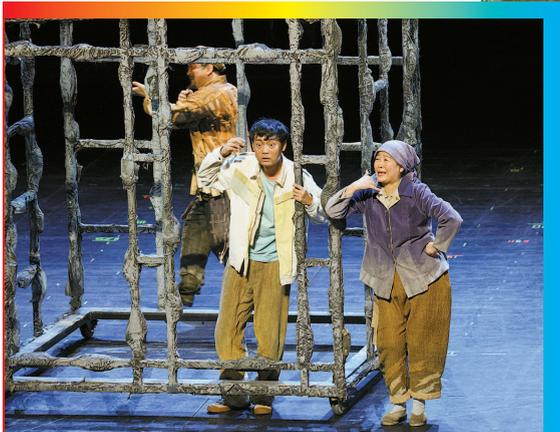


路新景观

主人公“丢”的父亲在他出生前一个月死于煤气爆炸，母亲则死于难产。当他小时候抱着炕上的热砖喊“妈妈”的时候，就指望砖头“暖暖我”。因而，当有一位肤如凝脂的城里姑娘表示，“让我也暖暖你吧”，那一刹那让他感受到人间暖意和真挚爱情。昨晚，陕西人艺继《白鹿原》《平凡的世界》《主角》之后，带着第四部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话剧《生命册》（见右图）上演于上海大剧院。

从出生于贫瘠的土地，乃至喝百家奶的“丢”差点咬掉了喂他母乳的三奶的乳头，到后来通过写“下三路”小说赚得“启动资金”，跟着哥们儿“骆驼”闯荡股市，各自成为身家千万、百万的“大户”……从以萝卜填饱肚子，生活到卷入斑斓晃眼的都市，背负着故乡行走的“丢”、敢想敢干的“骆驼”、世故机敏的“老姑夫”、无助但滑头的“杜秋月”、命运多舛的“梁五方”、坚韧但不幸的“虫嫂”——话剧呈现出生机勃勃的黄土高原上不服输、求生欲极强的一个个鲜活的形象。他们时而声嘶力竭、时而打情骂俏、时而动刀动枪、时而臣服跪下……台上少则一两人，多则三五十人，浩浩荡荡、张张扬扬。舞台呈现对生命、欲望、荷尔蒙的毫不避讳，男性角色时常发出对爱与情的呐喊、名与利的渴望——可以算是对加速发展的时代中，常见的一代人

的疯狂的折射。相比其他人的“一往无前”，“丢”似乎因为更善良而更优柔寡断。生了脑瘫儿的乡亲找他借2万元维持保温箱里婴儿的性命，“丢”一边陪他一边想逃，最后把他留在报社门口，让他以“跪求报道”的方式



激发民众捐款……虽然最终奏效了，但是“丢”的第一反应就是从报社门口逃走。

舞台很满。主要舞美装置是两个银色金属制的“笼子”，带有滑轮，方便滑动。它们既可以代表室内，也可以让演员攀爬——更是象征着牢笼，乃至内心藩篱的外



化。景深处，则是三个更大的木制大框架——似乎是远处乡村的房屋。偶尔，还会有金属“摩天轮”被推上舞台……总体上呈现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来来与回回，奔赴与逃避。不同的光影，对不同人物的命运，也有着暗示和塑造。“众声喧哗”是其主体声学效果——无论是缺衣少食但依然吵吵嚷嚷的乡村，还是命运瞬间起伏导致情绪随之失控的股市……

该剧的配乐颇为奇妙。一个打击乐手，忽而以MIDI制造出戏曲里才有的板鼓，忽

而敲击西洋架子鼓，忽而敲打大鼓……总之以纯粹的节奏和不同的调性，凸显人物性格与心情。黄土高坡上衣衫褴褛的群演，踩着好像是秧歌又好像是迪斯科的步伐，有节奏地舞动。这样的处理让现实主义戏剧有了荒诞的色彩。

陕西人艺每一次带来的话剧，许是因为都改编自获奖小说，因而总是有着厚重的追问。这部《生命册》的气质，让人想起张艺谋导演的电影《有话好好说》，总是在乡土与城市之间，忙碌而狼狗地穿梭，因而纠结、变形，最终茫然、失措。

本报记者 朱光

## YOUNG 剧场用环保方式处理远道而来的“道具” 请把我的土 带回你的家



艺术节·台前幕后

“前几天的晚报上说，《哈姆雷特》演出完之后，观众可以自带锅碗瓢盆把舞台上的土带回家，我们家阳台养了很多花，所以我带点回家。”11月8日，家住YOUNG 剧场附近的张阿姨和观众一起把来自德国的土带回了家。饰演哈姆雷特的演员拉斯·艾丁格也忍不住围观拍照，他表示该剧在世界各地巡演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解锁了如此环保的处理方式。

11月，德国国家剧院第一次来上海演出，为观众带来了两部重量级作品——奥斯特玛雅的《哈姆雷特》和米洛·劳/乌斯娜拉蒂的《每一个女人》。其中，《哈姆雷特》带来上海的不仅是号称“史上最疯狂的哈姆雷特版本”，还从德国运来了4.5吨土。

为什么要带这么多土？因为哈姆雷特在舞台上要“吃”。“土是这部剧中很重要的道具，其中有一个环节，演员要抓起土塞到嘴里吃——听上去就很疯狂。舞台上用的土严谨一点的说法是德国当地的一种泥炭，其中的细菌含量等指标有要求，是可以吃的。”YOUNG 剧场节目部负责人钟雯静说，“为了保证演员的‘食品安全’，国家剧院无论去哪里巡演，都要把土运到当地。”

不过，这么多年来，《哈姆雷特》在其他国家演出时，如何处理这些土，从来不在国家剧院的行程安排中。这次来上海则不同。千里迢迢，把土从德国运到上海，运费过万。所以YOUNG 剧场从与德国国家剧院谈合作起，就已经计划呼吁观众演出完“薅土种花”。不过，观众的人数毕竟有限，于是剧场就联系了上海很多社区和种植机构，让这些有“营养”的土在上海发挥余热。

于是，控江路街道社区睦邻中心来了，他们把土带



市民兴致勃勃地挖土  
本报记者 王凯 摄

回去交给社区常态化护绿队，用于社区微花园改造；“有种行动队”来了，他们要把土用于支持新华路345弄“有种小菜园”的更新；四叶草堂来了，他们说这么好的土，要用于杨浦创智农园的可持续更新，还要更新三林苑社区花园，营建华木社区花园、徐家汇屋顶花园……这些土未来将在上海各个角落，培育鲜花绿草，让整座城市生机盎然。

YOUNG 剧场不仅为《哈姆雷特》的土想出了这样的环保创意，此前，今年10月英国阿库·汉姆舞团的全新力作《丛林之书·再构版》来演出时，剧场方同样将舞台上堆放的200多个道具纸箱进行了环保再利用。演出结束后，剧场联系了快递公司，把这些纸箱改成了快递纸箱，赢得了英国阿库·汉姆舞团的称赞。

本报记者 吴翔

“如果说，100个读者心里有100个哈姆雷特；我相信，1000个观众就能给出1000种视角。他们的想象力聚合在作品中，才让演出完整。”作为第2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剧目，波兰“山羊之歌”剧团音乐戏剧《评论哈姆雷特》昨晚在凯迪拉克·上海音乐厅首演。剧团艺术总监、导演格热戈日·布拉尔欣喜于上海观众的创造性和领悟力，他说：“同一部作品，每个人能给出自己的理解，才是艺术的真谛所在。”

褪去繁华装饰，极简的舞台上，质感冷冽的弹簧床上躺着被毒死的老国王，家族成员围绕在他的身边。他们用阿拉贝卡的方式演唱，传递着每个人内心的审视。“这种古老仪式源自波兰传统。”布拉尔说，“我们相信，人的故去并非终结，家人聚在一起送别，既是对故去者的尊重，也是让活着的人更理解死亡的意义。送别，能让人直面死亡，并去思考，我们该如何面对我们的人生，怎样更好地生活。”

原作中故事发生在老国王遇害后的两个月，布拉尔则让这一切发生在老国王被谋杀的那个夜晚，短短的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，莎翁原作里的所有主要人物、次要人物甚至原创人物都轮番登场，揭示了角色内心的痛苦与秘密。作品中，音乐和戏剧比重几乎一比一，演员以复调歌曲的形式，运用声音来诠释剧情与情感，为观众呈现一场音乐与戏剧的和谐叙事。

波兰“山羊之歌”剧团成立于1996年，迄今已经成为欧洲最具创新精神的剧团之一。“山羊之歌”在古希腊文中意为“悲剧”，剧团以此命名，代表对古希腊悲剧传统的继承。音乐戏剧《评论哈姆雷特》更是一次独特的剧场实验，通过音乐、诗歌和戏剧探讨人类永恒的“悲剧之歌”。该剧曾获2018年格但斯克莎士比亚节金约里克奖“最佳音乐改编和歌唱技巧荣誉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昨晚现场唯一伴奏乐器——瑞典古老的尼古赫帕琴也为肃穆而悲凉的氛围助力。这一自小提琴改造而来的按键提琴是瑞典的民族乐器，琴横放在演奏者腰间，演奏时一手持琴弓擦弦，一手按琴键，它独特而深沉的音色触碰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，随着琴声的引领，帮助人们打开封闭的心锁，倾听内心最真实的声音。

本报记者 朱渊

波兰「山羊之歌」剧团导演——  
观众的想象力让演出更完整